

九州

幻想史诗·云端九州

天空城

NOVOLAND: THE CASTLE IN THE SKY

美人迎风展翼，少年负剑逆行

唐缺

著

羽族信奉的创世古神，能否带领子民重归应许之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九州

幻想史诗·云端九州

天空城

NOVOLAND: THE CASTLE IN THE SKY

美人迎风展翼，少年负剑逆行

唐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天空城 / 唐缺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6.6

ISBN 978-7-5502-7788-5

I. ①九…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9304号

九州·天空城

作 者: 唐 缺
责任编辑: 崔保华
策划编辑: 布 狄
装帧设计: 尚世视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285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20印张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788-5
定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243832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章	亡灵之屋	/001
第一章	刺客入城	/010
第二章	妖虫	/037
第三章	各行其是	/065
第四章	变异	/095
第五章	血蜘蛛	/130
第六章	事态失控	/155



第七章	彼此关联的案件	／183
第八章	第二枚骨雕	／208
第九章	被一个笨蛋拖累死	／231
第十章	我们终于见面了	／259
第十一章	太阳之神	／284
尾声		／306

序章

亡灵之屋



女鬼第一次在风家宅院中现身杀戮，是在天空城两周年庆典的时候。

第一个被女鬼杀死的人是风氏的旁系子弟风祥。此时正好天空城建成两周年的纪念日临近，城主下令组织庆典，入驻城中的各大家族自然都要借机显露一下自家的威风，风氏、云氏、羽氏等声名显赫的传统贵族更是召回了不少原本没有资格入住这座城市的旁系子弟。

风祥就是这些被征召的旁系子弟当中的一员，他的内心充满了朝圣般的激动和自豪，凝翅飞上云霄、飞入这座神圣的城市，高空中稀薄的空气让他有一点儿短暂的不适应，但很快地，他身上的血液就被风氏族长风天照的一番话点燃了。

“我们奋斗了千年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此时此刻。”风天照对风家的青年子弟们说，“站在九州最高的地方，俯瞰大地众生。天空城是羽族不世的荣光！”

年轻人们报以响彻云霄的欢呼。

羽族是九州各族中最好虚荣、最讲究排场的种族，遇到这样隆重的庆典，当然要全力以赴。风祥和所有人一样，为了庆典忙碌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之后才能休息。尽管晚餐十分精致，可他却累得没有什么胃口，匆匆应付了几口之后，便回到家族安排的客房里，倒头就睡。那是一栋位于风宅西北角的小楼，原本住着风家的一位小姐，在她嫁人离开风家后，小楼就一直空着，直到这次庆典到来才被打扫干净、临时充当客房。

风祥就住在小楼一层的某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并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当年曾属于随侍那位小姐的女仆。好在床还算舒服，风祥头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当天夜里，隔壁房间的人都能听到他那极富穿透力的响亮的鼾声。

到了深夜，当白昼里人声鼎沸的风宅终于安静下来后，一声凄厉的惨叫忽然打破了夜的寂静。住在这栋楼里训练有素的风家子弟们当即惊醒并立刻循声赶去。他们在一层的走廊上发现了一名晕厥倒地的女仆，刚才那一声惨叫大概就是她发出来的，而在她的身边，风祥的房门虚掩着，隐隐有一股血腥味从门缝里传出来。

人们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对望了几眼后，一名年纪稍大些的风氏子弟走上前去，一手握着剑，一手小心地推开了门。月光正透过窗户照进房间，所以他毫不费力地看清了房内的一切，他立刻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呼。

“他死了！”他喊道，“住在这屋子里的是谁？他死了！”

是的，风祥死了，而且死状颇为凄惨——他的身体被拦腰分开，变成了两截。他的上半身依然躺在床上，腰部以下却与上身分离，落到了地板上。鲜血浸透了床单，流淌了一地。惨白的月光映照在他的脸上，深深的恐惧永久地凝固在他圆睁的双目中。

“死得真惨啊……”发现尸体的人咕嘟着。

这桩突如其来的惨案很快便惊动了族长风天照。他来到现场，看着风祥断裂成两半的尸体，眉头紧皱，久久不语。风宅早已按照他的命令封闭了所有地面出口，却并未找到任何可疑的人员，塔楼上的轮值守卫也赌咒发誓，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凝翅飞出宅院。

“如果有人飞出去，以我们的眼力，一定会看到的。”他们十分肯定地说道。

除此之外，和风祥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其他人也并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异常，于是，寻找疑凶的唯一线索便落在了那个昏迷的女仆身上。她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直躺在床上，昏迷了两个时辰才醒过来，刚一醒来，她就爆发出一连串的惊叫声。

“鬼！鬼！”她浑身颤抖，下意识地抓紧了被子缩成一团，“有鬼啊！女鬼！”

“女鬼？”风天照微微一愣，“什么样的女鬼？”

在喝了几口热茶之后，女仆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她的声音依然发抖，却终于可以清楚地说话了：“我看到了一个女鬼在走廊里爬。她只有半截身子，没有腿，就用两只手在地上爬，拖出了一地的血……”

人们面面相觑。风天照想了想，问她说：“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女鬼长什么样？”

女仆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我只看了一眼就吓昏过去了，没有看得太仔细，只记得她头发很长，脸被头发遮住了，看不清楚。还有就是注意到她只有半截身子，浑身上下都是血，手上的指甲全部掉光了。”

“她穿着什么颜色的衣裳？”风天照又问。

“红色……不对！是白色！”女仆说，“她穿着白色的衣衫，只不过被血染红了。”

在场的人心中无不泛起深深的寒意。风天照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最终凶手还是没能被找到，这一桩惨案也只能不了了之。尽管风天

照下了严令封锁消息，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天空城的庆典，但此事却还是不经而走，悄悄流传开来。鬼、神、幽灵、恶魔……类似的说法虽然从未在九州大地上得到过确凿的证实，却一直都驻在人心之中，散布着恐惧的种子。在此过程中，有许多人做出了种种对女鬼身份的猜测。

“那个女鬼，说不定是当年天空城刚刚建成时候的一个冤死者。”一个人说。

“冤死者？天空城刚刚建成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众们急忙问。

“这得从天空城刚刚扩建成城市的时候说起，”讲故事的人说，“你们也知道，天空城不仅仅是一座让人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各大家族第一时间就已入驻，开始修建各自的住地。在那段日子里，整座城市里充斥着叮叮当当的施工噪声。他们几乎是在比拼着谁家的宅院更大更宏伟，谁家的宅院最先建好，也因此工程中留下了隐患。

“风家的宅院是几大家族中最先建造好的，也是最先有人入住的，倒是给风家挣到了几分面子，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次意外——花园里一根装饰用的石柱突然倒塌，正好把一名女仆压在了下面。那根石柱沉重异常，当场就把女仆的腰压断了。闻讯赶来的人们手足无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仆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直至最后断气身亡。

“还有另外一种更加恐怖的说法：有人说，那个女仆虽然被砸中腰部，却并没有完全砸实，腰也没有当场就彻底断裂，假如抢救及时还能保住一条性命。然而当时风家的人却故意拖延不救，活生生地任由她流血而死。因为一旦她被救活，按照我们羽族的规矩，风家就必须得供养她一辈子。而她即便活过来也注定腰椎断裂沦为残废，再也没有任何用处了。因此，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压在石柱下痛苦哀号、苦苦乞求，直到鲜血流干慢慢死去。据说那时候，她的嗓子都喊哑了，双手在坚硬的地面上拼命地扒拉，手指甲都被磨掉了，身上穿的白衣服被染得鲜红。而在临死前，她发出了恶毒的诅咒，说自己宁愿化身厉鬼，让风家永世不得安宁。

“上面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才是事情的真相，旁人也无法得知了。不过，据说，那位半夜被杀死的风家子弟，当时正好就睡在那位女仆曾经住过的房间里……”

这一则传言说得有板有眼，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风家还不能为了这样的鬼怪奇谈公开出面辩驳——太有失身份，只能任由它传播开来。毕竟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挨不过时间，日子长了，人们谈得厌了，也就会慢慢地消停了，至少风家人是这么期望的。

事实原本也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九州大地如此广袤，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离奇怪诞的事件，人们的谈资也终究会更新。几个月后，这个血案慢慢被人淡忘。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的案件又发生了，而且，死者的身份比之风祥要高得多，实在是有意向掩盖都盖不住。

这一次死的是风氏族长风天照的三外孙羽宁。羽族贵族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羽宁的父亲也就是风天照的三女婿，是大名鼎鼎的宁南羽家的未来继承人，这使得羽宁的身份更加与众不同。所以他刚刚过了十六岁的成人礼，就跟随母亲回风家省亲。不过这位羽公子的性情和一般沉稳蹈矩的贵族少年不大一样，大概是仗着自己显赫的身世，一贯喜欢惹是生非，胆大妄为从不安分。从住进风宅那天起，他就不停地在这座巨大的宅院里窜来窜去，探寻着一切可能引起他兴趣的事物。

最后，大约是在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之下，他逛到了那座风祥死于其中的小楼，并惊讶于这座楼的冷清破败。在他的追问下，随侍的仆人告诉了他此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羽宁的眼神立刻就亮了起来。

“闹鬼的房间？还杀死了一个人？这可太有意思了！”羽宁兴致勃勃地说，“我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仆人拦不住他，只能任由他闯进了那栋楼，闯进了死人的房间。房间早已被收拾过，时隔数月，也不可能再闻到血腥味，除了遍地的尘土之外，这里和任何一个寻常的房间相比似乎并无两样。

“这里好脏啊，是好长时间没有人住了吗？”羽宁问。

“这里毕竟死过人，不吉利。反正咱们风家宅子大，多的是房间，这里就没有再派上什么用场了。”仆人如实回答道。

“一个个都胆小如鼠！”羽宁轻蔑地一笑，“你叫人给我把这间屋子打扫干净，今天晚上我就睡在这儿，会一会这个女鬼！”

仆人一脸的为难，嗫嚅着没有应声，羽宁转过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了？我外公有什么明确的禁令不许人住这间房吗？”

他把“我外公”三个字说得极重，仆人显然体会到了他话里隐藏着的含义，苦笑一声：“我这就派人去打扫，然后替您准备被褥。”

当天夜里，羽宁真的睡在了那个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畏惧。仆人却心里惴惴不安，不敢去休息，一直悄悄地守在门廊处。但到了半夜，他还是感到了困倦，终于忍不住把身体靠在墙上，就这么站着合上了眼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忽然感到一阵寒意掠过身畔，就像是忽然进入了冬季。他睁开眼睛，那一瞬间心脏差点停止跳动。

——女鬼！他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女鬼！

女鬼正从他身边爬过，身上带着浓烈的血腥味儿，白色的衣裙已经被染红。和那个曾目击女鬼的女仆所描述的一样，她只有半截身躯，断裂的腰部在地上拖出长长的血迹，手上的指甲被完全磨掉了，十指鲜血淋漓。她的面容藏在长长的头发里，完全看不清楚，但当仆人看向她时，她似乎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一只眼睛从头发的缝隙里露了出来。

这只眼睛是血红色的。

仆人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样恐怖的场景，甚至没能来得及叫出声就直接晕过去了。

仆人醒来时，天色已经微微发白。女鬼早已不知去向，走廊的地面上光洁如新，没有一丁点儿血迹，仿佛他半夜所见的都只是一场梦魇、一场幻觉。然而他很快想起来了：羽宁还睡在那个房间里！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冲进房间。然后他面对着身体被分成

两截的少年的躯体，第二次晕厥了过去。

这一次死的是羽氏的贵族子弟、风天照的外孙，这么重大的事件想要隐瞒也是瞒不住的。结合几个月前发生的第一桩命案，这个风家宅院里的女鬼成为了人们闲谈打发时间的日常话题。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件事：还会有第三次杀人事件吗？

如果说风祥的死虽然令人吃惊却并不足以影响什么的话，羽宁的死让风家上上下下都被震动，陷入了一种不安的氛围里。风天照因为外孙的死大病了一场，而除他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十分地恼火，那就是风天照的二儿子风齐胜。因为他负责着风宅的内部保卫，并且一直以来都做得非常出色。然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连续两个人死在风宅，而且是在同一房间里暴毙，最可气的是事后完全找不到凶手的丝毫踪迹，实在让风齐胜颜面扫地。因此，当羽宁的尸体被运走后，风齐胜做出了一个决定。

“从今天起，我搬进那个房间住，”风齐胜向众人宣布说，“我要亲自会一会女鬼。”

以风齐胜的地位，他说出来的话自然无人能阻拦。但他并不是一个人住进去的，还安排了其他卫士跟随。每一天夜里，都会有十二名守卫在小楼内外来回巡逻，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女鬼现身。

然而女鬼却再也不出现了。风齐胜在小楼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见到。风家还有其他事务，他不能永无止境地耗在这里。

“算了，回去吧，”三个月后的某一天，风齐胜这样说道，“看来女鬼是怕了我了。”

这一天夜里，风齐胜终于可以回到家里，和自己的夫人躺在同一张床上了；辛苦了三个月的轮值守卫们也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当然，只是稍微松一口气，因为即便不再需要去彻夜防范女鬼，他们也还是得早起，这是背地里被他们称为“魔鬼”的教头风齐胜的命令：所有风家的年轻武士，只要没有身怀特别任务，都必须每天进行晨间操练。

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天空城的时候，风家的年轻子弟们已经在练武场上集合了，但他们等了好一会儿，风齐胜都没有出现。这可有些不寻常，因为风齐胜一向对待自己比对待下属更严苛，从来不给任何人挑刺的机会。若干年来，无论是过去在雁都，还是如今在天空城，除了被家族派出执行任务外，他从未迟到过任何一次晨练。

但今天，风齐胜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地出现。人们忍不住开始窃窃私语，其中难免有些猥琐淫秽的猜想。

“会不会是三个月没和老婆同床，一下子消耗过度啊？”

“也难说，二爷虽然年纪不小了，那身板可比年轻人还结实，二夫人又那么漂亮……”

一直站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副教头风齐震大喝一声：“都闭嘴！”

等到人群安静下来，他接着说：“今天早上，自行操练。风木，风喆，你们两个负责监督，所有人不许偷懒！”

然后他离开练武场，来到了风齐胜的住宅，正遇上了出门而来的风二夫人。风二夫人听完风齐震的问询，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昨晚就寝的时候他还在床上，可是，早上醒来……他就已经不见了。过去他也经常这样深夜接到临时的紧急任务即刻出发，也是从来不惊扰我独自离开，所以我没有太在意。”

深夜里的紧急任务？风齐震微微一怔，但他很快便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他思索了一阵子，忽然间脸色惨白，背后闪现出蓝色的弧光，继而变成纯白的光华。

他凝出了羽翼。甚至来不及向风二夫人道别，他就展翼飞了起来。尽管按照家规，是不允许族员在宅院里飞行的，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起飞，飞向风宅的西北角，飞向闹鬼的小楼所在的方向。

他很快地飞过几排院落，落在了小楼前，一面收起羽翼一面大步冲进小楼，一脚踹开了那个曾死过两个人的房间的门。然后他愣在了那里，眼看着风齐胜被拦腰斩断的身体摆放在床上，曾经勇武而冷峻的双眸里仍然

带着挥之不去的惧意。

鲜血的气味充塞着整个房间。

风家上上下下陷入了混乱、震惊和愤怒之中，然而一番忙碌之后，仍然没有人能找到那个女鬼。她就像是一个极富耐心的猎手，绝不和风氏正面对峙，只是耐心地躲在巢穴里，仅当时机适宜时才会果断出击，然后一击致命。

风氏是整个羽族社会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风天照本人更是地位仅次于羽皇的几个大贵族之一，他实在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和女鬼纠缠。因此，当家族的精英们宣布缉凶无果时，他果断地下达了族长令。

“不用再追究此事了。”风天照带着一脸的不甘心，阴沉着脸说，“把那栋楼的门窗全部封死，然后砌一道墙，把它围起来，从此不许任何人靠近。”

家族的子弟们奉令出动，很快把整座小楼全部封死，每一道门、每一扇窗都堵住了，除了女鬼，再也没有什么活人能够进入。一道长长的砖墙砌了起来，将小楼围在其中。从此以后，那个连杀三人的白衣女鬼再也没有现身，只留下与她有关的种种可怕传说，在天空城乃至宁州居民们的街谈巷议中不断流传。

第一章

刺客入城



1

罗旭阴沉着脸回到家里，饭也不吃就径直走进书房，“砰”的一声关上门。夫人看了书房门一眼，欲言又止。

“父亲是不是……今晚又不吃饭了？”儿子问。

夫人叹了一口气：“多半如此了。你已经吃完，就自己去看书吧，今天晚上就别去打扰他了。”

儿子乖乖地回房看书去了。夫人呆呆地坐在饭桌旁，看着自己特意为罗旭准备的鲭鱼羹默然不语——鱼肉是羽族勉强可以接受的肉食品种，不过价格偏贵。那个已经转过不知多少次的念头，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真是不该来天空城啊。来到这里，钱确实赚得多了，但受的气也多。

罗旭和夫人都是平民身份，他靠的是学自东陆的精湛医术，才勉强

获得了在天空城的居住权以及开设医馆的批准。刚开始罗旭很高兴，觉得自己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天空城不是一般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非富即贵，给这些人看病难免要受很多折磨，稍有不顺就会被责骂。似乎在这些贵族的心目中，“贵族”两个字就应该天然地吓跑一切疾病。

最近罗旭更是不顺。前后有两家不同的贵族请他去看病，生病者的症状几乎完全相同：高烧发热、昏迷不醒。罗旭试了好几种祛热祛邪的方子，都不见效，也只能猜测是某种特殊情况导致的中毒，而这样的猜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重重的训斥。

“这位神医的意思，是说我们汤家内部有人下毒了？”贵族们冷哼着，翻着白眼，“你知道你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

于是罗旭不敢再多说话了。他已经连续诊治了好几天，两位病人丝毫不见好转，至今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就算不遭受贵族的冷眼，身为医生，无法击败病魔的尴尬也让他内心不住地自责。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也爱莫能助，帮不上什么忙。

夫妻二人一个在书房里，一个在饭桌旁，不知道沉默了有多久，夫人忽然听到书房里传来几声拍打声，像是罗旭在打蚊子。

这可有点儿奇怪，罗夫人想，此刻正是秋季，早已过了蚊虫飞舞的季节。没等她细想，房间里又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像是某些沉重的物体落到地上的声响。她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妙，连忙站起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书房门口，推开了门。

果然，此时罗旭已经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罗夫人赶忙俯下身，吃力地扶起罗旭的上半身，发现他还有呼吸，但是双目紧闭，昏迷不醒，怎么摇晃叫唤都没有反应。儿子闻声赶了过来。他倒是比较镇定，没有像母亲那样手足无措，而是立刻开始检查书房的各处角落。

“娘，您进门的时候，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儿子一边检查窗户是否被人开关过，一边发问。

“我……我一下子慌了手脚，没留意……”罗夫人坐在地上，失魂落魄地回答。她的眼睛无意间向周围的地面一扫，立刻尖叫了出来。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她吓得声音都变了，“那是什么怪东西？”

儿子连忙俯下身，顺着罗夫人的手指看去。就在书桌的下方，靠近桌腿的位置，有一小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在爬动。他从书桌上取下烛台，用烛火一照，不由得吓得浑身一哆嗦。

那是一只虫子，形貌异常丑陋的巨大的虫子。它的形体长的椭圆形，差不多有人的手掌那么长，浑身覆盖着赤色的硬壳，有几十条蜈蚣般短腿的腿，头部近似蝗虫，有一对极其丑陋的复眼。但和蝗虫不同的是，它的口器之外还有一对粗而弯曲的大颚，看上去极富攻击性。

“这是什么玩意儿？”儿子惊诧地自言自语。他顺手抄起了一本放在书桌上的书，小心翼翼地靠近，想要把这只虫子拍死，却不料虫子的反应远远比他想象的要快，机敏地躲过了他这一拍，然后猛地一蹿，扑到了他的手背上。他只感到手背上一阵刺痛，随即脑子里开始发晕，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

“娘，你为什么把蜡烛吹熄了？什么都看不见啦……”他嘟囔着，身子软软地瘫在地上，和父亲一样，虽然还有呼吸，却已人事不省。而那只咬伤他的红色怪虫灵活地扭动着身躯，钻回到书桌下，消失不见了。

罗夫人呆立在原地，看看儿子再看看丈夫，一时间手足无措。她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搬到天空城来居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2

第一眼见到天空城的时候，萧轻盈差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座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城市，就这样突兀而粗暴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出现在高不可攀的云端之上，仿佛天空都被它撕裂了。

“天空城飞得太高了，平时很难看得清楚。”她身边另外两个等待摆